

一 商湯王仁心統天下

有一天，商部落首領湯外出，在田野間碰見有獵人打獵。獵人張開了四面羅網，並且喃喃祝禱：「願四方鳥獸，全落入我的羅網中！」湯見狀，立刻上前對那個獵人說：「唉，你這樣怎麼行？鳥獸都要被你抓光了！」說罷，湯便命人收起三面的網，只剩一面，並且模仿獵人那樣祝禱，不過湯卻道：「林中的鳥獸啊，想往左右逃跑的，就逃跑吧！不聽命的，就墮入網來。」

後來，這件事傳開了。其他諸侯國的君主聽了，都紛紛讚歎道：「對飛禽走獸都能如此，湯的仁德真是無人能及！」

〔原文〕

湯出¹，見野張網四面²，祝曰³：「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。」湯曰：「嘻⁴，盡之矣⁵！」乃去其三面，祝曰：「欲左，左。欲右，右。不用命⁶，乃入吾網。」

諸侯聞之，曰：「湯德至矣⁷，及禽獸。」

〔出處〕▶《史記·殷本紀》

《史記》是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「二十四史」之首，成書於

西漢漢武帝時期（前 141—前 87），由當時任職太史令的司馬遷（約前 145—？）所著，記載了從上古傳說時代到漢武帝太初四年（前 101）間共三千餘年的歷史，極具史學及文學價值。

注釋

| 1 | 湯：上古聖王之一，本名子履（約前 17 世紀—前 1587），後人多稱商湯、成湯，商朝開國君主，大約於公元前 1600 至前 1587 年期間在位。出：外出。| 2 | 野：田野。| 3 | 祝：祝願。| 4 | 嘻：表示悲嘆，嘆息。| 5 | 盡：竭盡，全部用盡。| 6 | 用命：遵奉命令，聽命。| 7 | 至：達到極點。

〔賞析〕

相信大家必定聽過「網開一面」這個成語，意思是對罪有應得的人，仍寬宏待之，給予機會和出路。以上這則流傳於二千多年前的故事，正是本來的典故「網開三面」。這個歷史悠久的成語，體現了中華文化寬大為懷的精神，而在其最初的典故中，原來寬仁的對象卻並非他人，而是動物。

《史記》對於商湯的這段描寫，讓我們看到了另類的「王者風範」。湯作為當時商部落的首領，理應時刻展示出強勢威武的姿態，然而他卻在關鍵的捕獵時刻，選擇了不趕盡殺絕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湯憐惜動物的仁心，不僅沒被古代史家批評為「婦人之仁」，反被描述成具重大政治意義。即使是對於作為獵物的動物，古人也贊成以仁道待之，實在難得。傳說後來天下諸侯都因聽聞了此事，而立定決心反

叛夏王朝，歸順於湯，湯才得以滅掉殘暴的夏桀統治，建立商王朝。

當然，這則記載年代久遠，真實性或已無從稽考。不過，商湯開網的故事確實在許多儒家典籍中廣泛流傳，作為這位儒家聖王仁厚待物的例證。得享傳頌的英雄，看來不只有那些善於狩獵、獲得最多獵物的強人，竟還有在狩獵時仍望保護動物生命、不願多殺的仁者。除了商湯之外，其他儒家所推崇的上古聖王，同樣因對動物的仁心而受讚揚。《孔子家語》寫黃帝「仁厚及於鳥獸昆蟲」（〈五帝德〉），舜則「好生而惡殺」，方得「鳳翔麟至，鳥獸馴德」（〈好生〉），可見在傳統儒家思想中，對動物之仁同樣是重要德行。

〔現代意義〕

即使在現代文明社會，同情心和仁慈往往仍會被視作軟弱的表現，至少不會令人立即聯想到強者。部落時期的古人給我們的印象，更是沒文化、茹毛飲血的野蠻人，與仁心善心沾不上邊。但《史記》所描述的這位商部落領袖，卻完全顛覆了這些觀念。強大的帝王居然強在對動物有仁心，眾部落竟是因帝王之仁心而歸順，不知道的，還以為此「仁心」是何種秘密武器之稱號！或許古人早已明白，真正的強大，其實更應當如商湯一樣，擁有寬大的胸懷去善待弱小者，甚至惠及其他生靈。這則寥寥幾句的記載所反映出的古人文明高度，實在能使今人嘆服。

現代國家普遍以國內生產總值、經濟增長、國民收入等等，

評量自國與他國，這漸漸發展成一場無止境的追逐賽。經濟發展和基本需要之滿足，固然至關重大，但卻不應是任何國家或民族的唯一追求。印度聖雄甘地亦曾言：「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，可從其對待動物的態度中看出來。」我國早有商湯仁心待物使諸侯臣服之美談，儒家先哲亦以仁及鳥獸、好生惡殺作為賢君之治的標誌。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的古代，歷代帝王賢君已視動物為應同受關顧的臣民之一。現代中國若要成為真正值得尊敬的大國，則當從自身歷史中復興丟失已久的愛物傳統。這不是在我們變得偉大後才能做的事，而是我們想要變得偉大而必須做的事。

二 仿其冠不如效其德

話說有一次，魯國的國君魯哀公向孔子問及舜帝的冠冕。哀公問道：「不知當年舜帝頭上的冠冕是怎樣的呢？」孔子卻一語不發，竟不回答君王的提問。

這讓哀公很納悶，他再問孔子道：「寡人問先生事情，先生卻沉默不言，這是為何？」

這時，孔子終於開金口，他回答說：「因為君上問的問題，錯過了重點，所以我正在思考該怎樣回答。」

哀公於是問道：「那先生說說，重點是什麼呢？」

孔子答說：「舜帝作為君主時，他的政策方針是愛護生靈，厭惡殺戮。他又任命賢能之士，革除無能官員。舜帝的德行如同廣闊的天地一般，平靜而謙虛，他的教化如同使萬物變更的四季一般，改變人心。因此，四海之內都接受舜帝的教化，他能與異族人和其他生物毫無阻礙地交流共處。鳳凰、麒麟此等瑞獸，也出現在舜帝境內，鳥獸都馴服於他的仁德。不為別的原因，只因舜帝愛護一切生靈。如今君上不在意治國大道，卻問關於冠冕之事，所以我遲遲沒有答覆。」

〔原文〕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¹：「昔者舜冠何冠乎²？」孔子不對³。

公曰：「寡人有問於子⁴，而子無言，何也？」

對曰：「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⁵，故方思所以為對⁶。」

公曰：「其大何乎？」

孔子曰：「舜之為君也，其政好生而惡殺⁷，其任授賢而替不肖⁸，德若天地而靜虛⁹，化若四時而變物¹⁰；是以四海承風¹¹，暢於異類¹²，鳳翔麟至¹³，鳥獸馴德。無他，好生故也。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¹⁴，是以緩對。」

〔出處〕▶《孔子家語·好生》

《孔子家語》主要記述孔子（前 551—前 479）的生平故事和教導，由孔子門生自漢朝（前 202—220）建立以前至漢朝早期不斷編寫而成，後來經三國時期魏人王肅（195—256）整理成書。原書相信共有二十七卷，現存只有十卷。

注釋

| 1 | 魯哀公：本名姬將（約前 508—前 468），春秋時期（前 770—前 476）周朝諸侯國魯國君主之一，於公元前 494 至前 468 年期間在位。孔子：子姓孔氏，名丘（前 551—前 479），春秋末期教育家和哲學家，儒家創始人。| 2 | 昔：過去，從前。舜：上古五帝之一，與堯、禹、湯等同為儒家所推崇的聖王。冠：帽子的統稱，此處指帝王的冠冕。| 3 | 對：回答。| 4 | 子：對男子的尊稱，相當於「您」。| 5 | 大：重點。| 6 | 方：正在。| 7 | 好生：愛護生靈。惡殺：厭惡殺戮。| 8 | 任授：任命，授官。賢：賢能之士。替：廢除。不肖：不賢能的官員。| 9 | 靜虛：平靜而謙虛。| 10 | 化：教化。變物：使萬物生長更替，有所變化。| 11 | 承風：接受教化。| 12 | 異類：一說是指四方的少數民族，可能亦泛指與人不同類的

〔賞析〕

君王服制是禮的重要外在表現之一，所以魯哀公問孔子關於先代賢君的服飾事宜，本身並無奇怪或不妥之處。禮儀之父孔子亦曾告誡兒子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」，那為何孔子又要在魯哀公問及禮儀之事時為難他呢？想必是為了比外在禮儀更要緊的事。

孔子自然明白，魯哀公是想效法過去的偉大君主，此心可嘉，只是魯哀公的重點錯置了。他所景仰的舜帝之所以獲得「古代聖王」美譽，是因為舜擁有「好生惡殺」的仁心，並非因為他的頭冠款式。舜的仁心更不只恩及百姓，在孔子列舉的例子中，大部分都是動物：鳳凰、麒麟、飛鳥、走獸。在聖王治下，連禽獸都可以安居樂活，更何況他的子民？因此在孔子眼中，帝王風範不應只反映在可見的服飾儀表之上，而更應來自於君王能照顧好他的一切臣民，包括動物以及自然環境。

〔現代意義〕

中國向來自譽為「文明古國」、「禮儀之邦」，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說，究竟意味着什麼？是否效法中國古代上層階級的生活品味，或擁有能令外國人嘖嘖稱奇的複雜儀式和禮節，就足以展現悠長歷史和文明風采？

近年內地社會瀰漫着一股復古風，歷代的傳統服飾、髮型、菜餚、小食、家具，以及以輝煌過去為題的古裝影視作品，風靡全國男女老少，「復古」成為不少商家樂用的營銷策略。大家都渴望尋回我們歷史中被遺忘的偉大事物，了解作為中國人的真正意義。年輕一代對尋根感興趣，實屬美事，不過這種對物質和文化外在表現的關注，卻有點類似於「魯哀公問冠」。在歷史中亟待領回的珍貴遺產，也許並非時裝和美食，而是我們祖先的仁政與好生之德。

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，自然是人人樂見的好事，祖先若在天有靈，亦會替我們高興。然而與此同時，鄉郊地區被越來越多的資本進駐，不少重要生境日益惡化，動物產品消費量直線上升，全面的動物保護法卻依然缺席。看來在光復中華文化傳統一事上，我們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反思和面對。幸而，古人在善待動物方面的思想，遠比一般人想像的更「前衛」、開明和睿智，仍有許多可供今人借鑑之處。若此思想寶庫一直被塵封下去，不見天日，那真是中華民族的損失。

有一天，齊國國君齊景公偷得半日清閒，就到花園去掏鳥巢，果真被他掏出了一隻黃嘴小鳥。景公見小鳥還很弱小，於是又把牠放回巢中。

丞相晏子從別人口中聽說了這件事，不等景公召見，就立刻入宮求見。剛爬完樹去掏鳥巢的景公，當時仍滿頭大汗，衣衫不整，十分狼狽。晏子便裝作不知情，問道：「君上是怎麼了？」

景公老實回答說：「寡人剛才去掏鳥巢，但看到掏出的小鳥十分瘦弱，所以寡人又把小鳥放回去了。」

晏子聽完沒說什麼，在殿北徘徊了一陣子，然後又轉身回來向景公行拜禮，並且祝賀道：「可喜可賀！我們的國君具備聖王之道！」

景公聽得一頭霧水，問道：「寡人掏鳥巢，看到小鳥瘦弱就放回去。這就相當於具備聖王之道了？怎麼回事？」

晏子回答說：「君上去掏鳥巢，看到小鳥瘦弱而放回，是愛

護弱者的表現啊！我們的國君連對待鳥獸都這般仁慈愛護，何況是對人民呢？這就是聖王之道。」

〔原文〕

景公探雀鷖¹，鷖弱²，反之³。

晏子聞之⁴，不待時而入見景公⁵。公汗出惕然⁶，晏子曰：「君何為者也？」

公曰：「吾探雀鷖，鷖弱，故反之。」

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⁷：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！」

公曰：「寡人探雀鷖，鷖弱，故反之，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⁸？」

晏子對曰：「君探雀鷖，鷖弱，反之，是長幼也⁹。吾君仁愛，曾禽獸之加焉¹⁰，而況於人乎！此聖王之道也。」

〔出處〕 ▶ 《晏子春秋·內篇·雜篇·雜上》〈景公探雀鷖鷖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〉

《晏子春秋》成書於戰國時期（前 475—前 221），記載了春秋時期齊國丞相晏嬰（前 578—前 500）的言行，通常是對君主的諫言。此書相信是由墨家學徒收集史料和民間傳說編輯而成，並託名為晏嬰本人所著。

注釋

| 1 | 景公：本名姜杵臼（？—前 490），春秋時期周朝諸侯國齊國君主之一，於公元前 547 至前 490 年期間在位。
探：掏，伸手去取。 | 2 | 鷖（普 kòu，粵 kau3）：仍需父母餵食的幼鳥。 | 3 | 反：同「返」，指放回，歸還。 |

4 | 晏子：齊國丞相晏嬰（前 578 – 前 500）。| 5 | 待時：等待時機。| 6 | 惕然：惶恐狼狽的模樣。| 7 | 逡巡：有顧慮而徘徊不進。| 8 | 當：相當。| 9 | 長：撫養，此處指愛護。幼：幼小弱者。| 10 | 曾：用作加強語氣，有「連……都……」的意思。加：施加。

〔賞析〕

據《史記》記載，齊景公「厚賦重刑」，並非一位以寬仁見稱的君主。作為齊國丞相的晏子，自然不會錯過任何勸諫君主的機會。他巧妙地利用放回雛鳥一事，將景公微小的惻隱心，放大盛讚為「聖王之道」，希望能引導景公當一位施仁政的君王。

晏子與同樣受到過齊景公賞識的孔子，有過職場上的鬥爭，二人難以朋友相稱，然而兩位先賢都一致認同，動物屬於聖王之仁的涵蓋對象之一。到了二千多年後的清代，康熙帝亦在其教訓皇子的讀本《庭訓格言》中寫道：「仁者無不愛。凡愛人愛物，皆愛也。」可見一位君主——或是說一個人——若真懷有寬仁慈悲之心，此仁心定不會區別萬物，而是一視同仁，無不關顧思慮。因此，歷代賢士諫臣在鞏固君王的愛物之心的同時，也是在促進其愛民之心，此仁心本是同一心。這觀點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極為普遍，今天竟鮮有再被提起，實在令人驚訝和感慨。

〔現代意義〕

人對動物抱有好奇，是正常不過的事。我們未必有一國之君那麼強大，但對於小動物，我們基本上擁有與齊景公一樣大

的支配能力。有時，人類的好奇心可能會傷害到動物，甚至取其性命。戲弄小鳥，採捕昆蟲，看似小事，然而換位思考，被捉弄的小動物卻因此而無辜受傷受困，嚴重者餘生被毀。再微不足道的生命也是生命，貪一時之快而隨便摧殘，於心何忍？真正的強大，應當能在適當時候抑制好奇心和欲望，選擇不傷害，讓動物不受干擾地過自己的生活。

無論是君王還是任何人，其品格都可反映在對待動物的態度上。孩童戲弄小動物，亦非小事，盡早教育孩子尊重動物生命，並認真處理社會上任何虐待動物的犯罪行為，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。